

# 水澜有尽，写意无限

## ——现代筝曲《层层水澜》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文 / 吴 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筝艺术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当代筝曲的创作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更多的人开始理解、领会、进而喜爱上现代筝曲，更多的现代筝曲成为了古筝艺术殿堂中的经典之作。像王建民先生、王中山先生等作曲家和筝家创作的很多乐曲，如《幻想曲》、《溟山》等都是现代筝曲的杰出经典。这些作品的出现和成功进一步推动了现代筝曲的创作，更多的现代筝曲在近些年间涌现出来。其中，陶一陌先生创作的多首筝曲，诸如《层层水澜》、《风之猎》、《飘飘何所似，风起舞动时》、《玲珑剔透》等，都是其中影响广泛，且颇具代表性的佳作。作为这些筝曲的首演者，我对作曲家的创作思维以及乐曲的风格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在此拟以其中《层层水澜》一曲为文本，分析乐曲的创作理念特征以及探讨如何对乐曲的风格进行把握与诠释。

### 写意于意会间

一般来说，人们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作的筝曲称为现代筝曲。但这个概念是以时间阶段来划分的。而实际上，就乐曲的音乐语汇，风格取向来看，这一时期内的筝曲，在风格含义方面是很多的。虽然习惯上，我们都将这一时期的乐曲理解为现代筝曲，但由于不同作品在实际创作手法上体现出的多样性特征，因此对一首作品的理解应该首先建立在对作品创作理念的明确分析与掌握上。

《层层水澜》这首作品的总体风格既有类似中国传统文曲的雅致与端庄，又体现出清新而玄妙的现代气息。这种特征应该是源于作曲家在创作这首乐曲时的创作理念以及相应的作曲技术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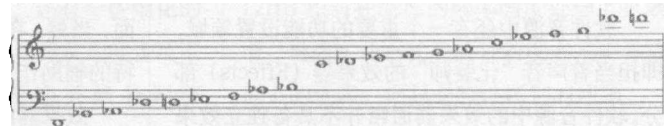
《层层水澜》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写意”。把握住这两个字的含义，也就把握住了整体的创作理念的命脉了。写意这个概念，或者说是一种意念，应该是中国文化秉承千载的精髓。正如在国画艺术中的体现，笔墨或浓、或淡，下笔或重、或轻，最终所表现出的已然是完全不同的意境。笔墨不及之处，谓以留白，它不觉空洞，反而有着不可言传的意境。视

觉艺术上的这份写意虽不可言传，但可眼观。而在音乐艺术当中，这份写意的思维就表现得越显深邃了——这是一种以时间来展现的心灵体会。

作曲家在创作当中，以中国文化的写意气质为根，逐渐摸索、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乐曲构成和发展的方法，作曲家就将其称为“写意技法”。他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这种鲜明而浓郁的写意技法特征，而《层层水澜》更是这一写意思维的完整体现。乐曲的陈述和发展，旋律的展现，结构的把握，以及调式的控制等，完全不是传统的作曲思维方式，也没有拘泥于五声音阶概念的限定，同样亦不同于纯粹的西方作曲技法。

例如在古筝的定弦方面，作曲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定弦方式。很多的现代筝曲都采用了非传统五声式的特殊定弦方式。但一般情况下，这些特殊定弦都具有比较明确的调式调性思维基础——或以地方音乐的调式特征为基础，或以有规律的（以八度为循环单位）的变音处理为特点。而《层层水澜》的定弦，初看起来却似乎毫无规律可言。（见下例）

《层层水澜》的定弦：



实际上这组看似无规律可寻的定弦，却是有着很强的形象性的写意思维特征。作曲家既没有选择特定的调式依托，也没有刻意遵循惯常的规律性排列方式，而是完全以乐曲的表现内容——“水”为“意”之所在，再将抽象的曲意转化为具象的定弦，从而设计了一个被其称为“涟漪式”的定弦模式。现在我们再来看上面的定弦表，假如把古筝的二十一根琴弦形容为水面，那么这组定弦就像是水中泛起的涟漪——中间是相对密集的七声式定弦，再向上下两端则过渡到松缓些的五声式定弦，继续向两端发展，则有了更大的定弦间距，且呈现出不规则的形式。恰若水中的涟漪，由小至大，层层叠远，从轮廓清晰到渐释于水面当中。这是一个完全由意象思维而产生的定弦，无疑，它有着具体的音高安排，且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其特有的规律所在，但这种

规律却又蕴涵着某种由写意理念引发的意会感知。

定弦仅是一个具体化基础例子,而写意思维的创作主旨始终“浸透”在《层层水澜》整首乐曲当中。在这里对乐曲的所有创作细节进行分析显然是篇幅所无法承受的,但仅以乐曲不同段落间的发展及对比关系的技法处理为例,相信就可以明确地体会到作曲家“写意技法”的精妙——乐曲的第一大部分与中间快板部分,两处实际上都是以十六分音符为基础的织体形式,且并没有传统概念上的鲜明的主题发展、调性对比等因素,乐曲的发展及对比的形成,完全如同中国绘画上的笔墨浓淡处理方式——第一部分如“水墨清染”,而中间快板部分则仿佛“笔墨充浓”。这里没有调性的转换,却以相似类型的织体方式营造出不同的情绪与意境,写意思维的独特艺术效果跃然耳畔。

### 浪漫于情怀中

《层层水澜》,乐曲的名字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乐曲所要描写的是“水面层层涟漪,波澜无尽的悠然景致”。但显然这份景致不仅仅是水波景色的描绘,因为既然写意,那么这里的“意”必然也带有心境。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特有的情怀,它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艺术家的心灵当中。借景抒情,这正是写意理念的真正精髓。而这一精髓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浪漫,这也正是这首乐曲的风格神韵所在。

对于演奏者来说,把握住这一神韵,对于真正掌握和出色地演绎这首乐曲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种写意与浪漫情怀的表现,在乐曲处理上为演奏者增大了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很多节奏、节拍的处理,速度、力度的处理,还有渐慢幅度等,都可以有更大的弹性。但这种弹性又不是完全随意的,它的度,需要通过对乐曲意境的

理解和把握程度来具体控制。

例如乐曲当中的诸如3+2+3/16等很多复杂性节拍,其拍子的复杂意义恰恰是为了体现摇曳的水波与由此体会的微伏的心绪。因此,演奏时就需先掌握音乐的律动感觉,并逐渐从中体会其音乐形象,尤其是所表现的音乐情绪。这样,我们就不会把这些复杂性节拍演奏得过于死板、生硬,而是通过理解此处乐曲的风格含义,把节拍律动处理的既清晰明确,又能够自由而感性,同时也使得对难度较大的复杂性节拍的技术掌握更简单了。

此外乐曲中的一些重音处理,尤其是复合节拍处的不规则重音,如果以一板一眼的方式去演奏,虽然节奏处理并没有问题,而且相信重音位置也会很清晰,但却显然是背离了乐曲的风格意境。复合节拍的运用,虽然节奏写法表现得非常精密,但实际上其创作主旨恰恰是要通过精准的复合节奏来表现自由而飘然的情绪。同时,重音所刻画的是水面上“闪烁着的波光”,并由此抒发“微漾的心情”。因此重音显然不能演奏得过于突出,而节拍上也应赋予其“情感的变化”。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层层水澜》这首乐曲的把握,无论从乐曲的内容,还是从演奏技术的层面,都应抓住其间蕴涵的浪漫飘逸的风格印记。这样才可以真正准确而又恰如其分地把乐曲整体的风格特色“勾画”出来。

《层层水澜》以写意为基石,同样,它又散发着无限的浪漫心境——“情”借“景”而抒,“景”又随“情”而变。不同段落,对水的不同描写,同时也带出了不同的心绪。水心交融、层层叠绕——就让音乐的目光在释然中抚摸着音乐的景色,让音乐的心灵自己去体会写意中的那份冥想、那份激情,那份浪漫,既清晰,又朦胧,既宛若触手可及,又仿佛拥有无限的距离。■



吴莉:

中国青年古筝演奏家,国际、国内古筝大赛金奖得主,中央音乐学院古筝硕士,现任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弹拨教研室主任。